



爱情长跑
催人泪下

深夜的街头空荡荡的，我接着凌一尧单薄的肩膀，尽力为她驱除早春之夜的寒气。她一直缄默不语，情绪有些低落，快到她学校门口时，她突然说：“吕钦扬，如果哪天我们想要分开了，就想一想曾经一起在街头卖爆米花的日子，好吗？”

当时我困得睁不开眼，没有将此话放在心里，以为她还在想着白天遭到驱逐的事情，只是敷衍了一下。多

10

打工赚钱

年以后，我在街头再次见到几乎绝迹的老式爆米花机，陡然想起凌一尧对我说的那句话，思维出现片刻的停滞，随即又被排山倒海般的痛楚冲击得无法呼吸。

也许这就是爱情。

凌一尧对勤工俭学很有兴趣，她固执地认为没有打工经历便算不上真正的上大学。她四处寻觅兼职信息，甚至我们坐在小饭馆里吃饭时，她都要问这里缺不缺人手，服务员妹子很快带来老板的回复：“这里只缺一老板娘。”

凌一尧有些沮丧，但很快她又精神叨叨地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这里的老板一直暗恋这个服务员，却不好意思开口，刚才他说‘这里只缺一老板娘’，其实是向那个女服务员暗示爱意呢，可惜那个服务员太笨了，怎么也领悟不到。”

我不禁佩服：“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”

她眯眼一笑：“我瞎掰的。”

我顿时无言。

但她托着腮帮，自我陶醉地说：“说不定事实就是那样的呢。那么在他们的爱情故事里，我就是个素不相识，但举足轻重的配角，多厉害呀！”

为了帮助她圆打工的梦，最终我还是张罗着给她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，周末去给几个小孩子辅导功课，督促他们写作业。孩子的家长开的酬劳相当靠谱，但据知情人士透露，

那几个小孩子十分难缠，之前几位家教都以一句“另请高明”结束了短暂的师生关系。

凌一尧准备得相当充分，不但向学姐借了一套正装，而且琢磨出一种被她命名为“不怒自威”的表情，专门用来恫吓不听话的孩子。她屏住呼吸，面容冷峻，目光像电压不稳的白炽灯似的明暗不定，而后问道：“我这表情是不是很可怕？”

我极力忍住内心想要大笑的冲动，点头说：“嗯，冷汗都出来了。”

她这才欣慰地出发了。

当天傍晚她打电话过来，得瑟地说：“那几个小孩子很听话呀，哪有你说得那么难管？他们还叫我凌老师，毕恭毕敬的，写作业时都不敢抬头。”

我不禁暗自一笑：小孩子最擅长“以貌取人”了。

凌一尧当家教的那段时间，我在学校附近打零工，或是给英语辅导班拉生源，或是给快餐店跑腿，甚至在超市干过装卸工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仍然与大多数校园情侣一样，小日子过得很拮据，把赚来的每一分钱都小心翼翼地存着。因为凌一尧想存够盘缠，好和我一起去大连或者厦门看海。

“心有余而钱不足啊！”看着旅游杂志里的美丽海滩，她有些郁闷。

我非常希望实现她的愿望，除了努

力赚钱和省钱，我还特别留意那些设有巴厘岛三日游、双飞新马泰之类大奖的电视娱乐节目。后来，我才明白自己想的太多了。

可是，当凌一尧的爸妈提出五一节带她去青岛玩时，这个做梦都想看海的女孩在欢欣鼓舞一阵子之后，却决定放弃这个机会。她说：“还是你们俩去吧，把20多年前的蜜月旅行补上，我就不当电灯泡了。”

爸妈拗不过她，只得同意了。

“你不后悔吗？”我问她。

“后悔什么？”她白了我一眼，说，“咱俩不是说好一起去看海的吗？我可不想在电话里告诉你大海有多大，天空有多蓝，沙滩上有多少沙子。”

我当时又感动又羞愧，下决心尽早实现她的愿望，然而，后来我和凌一尧再提及这个话题时，仿佛那只是她的一次心血来潮。她把积攒的钱存进银行，虽然账号里金额增长的速度如同蜗牛爬坡，但至少一直在增加。

“这是我们自己赚的钱呀，啧啧。”她看着卡里的1000多块钱，沾沾自喜。

还好，凌一尧不在乎一定去大连玩。我们在南京城照样玩得很惬意，夫子庙、中山陵、总统府、紫金山，那些地方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。

（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）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我汗毛倒立，急忙回头，黑暗中看不到任何东西，只听见耳边窸窸窣窣的，像是女人的脚步声，又像是毒蛇在草丛中爬行，还有细微的金属碰撞声。我把脖子上的相机举起来，四下警惕地望去，这玩意儿沉甸甸的，至少能给我点安全感。此时那个女声再度响起，这次又换了一个方向：“别紧张，先把东西放下。”

13

遇到双目失明的素姐

我心里一松，可随即就感觉不对劲。这屋子里明明漆黑一片，普通人怎么可能看清我的动作？除非她不是……一想到她说不定正飘浮在我背后的黑暗中，我的汗毛又竖了起来。

我和那“女鬼”对峙了一会儿，忽然传来敲门声和叫喊声。这时黑暗中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：“不想被抓住的话，向前三步。”

我朝前迈了三步，她又说道：“右转四步，再左转两步，原地蹲下。”

事到如今，只能赌一赌运气。我依她的话而行，走到那边蹲下身来，双手往两边一摸，摸到几个大小不一的瓶碗，像是没上釉的素坯。我这才明白，她叫我这么走是为了避开摆了一地的半成品。

等我蹲好，门吱的一声被打开了小半扇，一道微光照进来，恰好照到我刚才站立的地方。从门外进来几个穿迷彩服的年轻小伙子，态度挺客气：“素姐，您刚才听见声音没有？”

被称为素姐的女人说：“我听到不知是谁把瓷器踢碎了，然后朝那边去了。”她指了指钟爱华逃走的方向。

门重新被关上，这次我能听到她的脚步声逐渐靠近，在距离我很近的地方停住了。

这时屋子外头传来几声响动，外面的灯全被打开了。这间屋子只有一扇窗户，借着透进来的亮光，我总算看见了素姐的脸。这是个老太太，面相平凡，脸上没什么皱纹，唯有肤色白得有些不正常。她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用一块方巾包着，上身穿着长袖衬衫，虽然旧却洗得极为干净，两只胳膊上还套着碎花套袖。

在素姐周围，我看到了一地的瓷器素坯，旁边还有几个架子，上头摆着一排排勾了彩或没勾彩的半成品。

我问：“您就不担心我是坏人？”

“你的口音是北京的。一个北京人跑到成济村一定是别有所图，而且所图非小。你是不是坏人我不清楚，但只要知道你跟成济村过不去就够了。”

我不得不承认，老太太的思路清晰得很，仅从口音上就推断出这么多东西来。我仔细端详素姐的脸，觉得她的神态淡然却有些古怪，可我又说不上哪里别扭。

素姐忽然又说：“你我萍水相逢，不知底细，确实不该一见面就坦诚相待。罢了，本该是我先自报家门的。”

一边说着，素姐慢慢走到工作台前坐在椅子上，伸手从旁边的架子上拿起一件素坯，这是个小碗，还没上

釉。素姐左手四指擎住碗底，先旋了一圈，右手从淡红色槽旁拿起一管勾笔，蘸饱颜料，开始在碗上画画。她的手法极为熟练，转瞬之间小碗上就多了数朵寒梅。她把小碗放到右手边的木板上，前后不过一分多钟。

“碎梅能这么一气呵成的可不多见。”我心悦诚服地赞叹道。

绘制梅花，特别考验细处运笔的功力。俗话说庸手画梅，高手点梅，一字之差境界差之甚远。想看一个人的素画功力，让他画梅花就可知道。这屋子里光线很差，老太太60多岁，落笔却一点没受影响，真是高手。

素姐听我这么一说，略觉意外：“哦，看来你也懂瓷器。”说到这里她又点了点头，似乎想明白了，“既然敢深夜闯瓷器作坊，自然对这些多少懂点。”我毕恭毕敬地答道：“只是一点粗浅知识，不入方家法眼。”

“不入法眼？确实，你的所作所为是人不了我的眼的。”

素姐缓缓转过脸来，睁大了双眼。我突然呆在原地如受雷击，我看到她双眼中的瞳孔泛白，全无神采。

素姐竟是个盲人。

（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）